

宋刊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

宋孝宗皇帝御批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十四

宣十三年至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

先穀

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

蕭也

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累劣偽反

疏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

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秋赤狄伐

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

乎

盡滅其族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疏注盡滅至來也○正義曰先穀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為誅已甚

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

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欲自殺以說晉○使所吏

反我說如字又音悅以說音悅又如字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

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

亢苦浪反我則死之

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

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縊一賜反遂告于諸

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

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復以女妻之○復扶又反妻七計反**疏**注以有至妻之○正義曰釋

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

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

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復室

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復其位襲父祿位○夏晉侯伐鄭爲妻爲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

鄭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爲于僞反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蒐所留反閱音悅中行桓子

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

穆公孫○行戶鄭反質音致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

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

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烏路反扶勑乙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聞也聾力工反

疏

注昭明也。聾聞也。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聞則鄭不聞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

晉使

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使及所吏反使者同女音，汝見賢遍反。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過古卧反。又古

禾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反。投振也。袂袖也。袂面世反。袖徐又反。

屨及於室皇。

室皇寢門闕。屨九具反。室直結反。

疏

注室皇寢門闕。正義曰：下云劍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

故以室皇為寢門之闕，謂至門逐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家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高大為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

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劍及於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

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樂音洛。

疏

與之言魯樂。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

曰

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

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疏

懷於至不亡。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位，必貪貪，必計謀。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己。一國之人

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物，玉帛皮幣也。

孟獻至公說。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醢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

燕而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賁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

以為皆是賁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

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士饒物產於是。玄纁機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注物玉帛皮幣也。正義曰聘禮實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於是主入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於是主入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於是主入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

庭以荅賓。疏。注主人至荅賓。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饗饌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百品實於庭。醢醢百饗米百管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

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朝而獻功。若征伐之玉帛諸侯朝王陳贊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功於於是。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若征伐之玉帛諸侯朝王陳贊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疏。注容貌至亦備。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威儀容顏當謂善為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容貌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為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傳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為命。有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章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機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實所獻亦庭實也。於聘摠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畧於臣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實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實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傳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賂有陪鼎傳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為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止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荀違杜義以為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為實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賄呼罪反。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說音悅。

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說音悅。

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說音悅。

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說音悅。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疏 注平者至其人。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昭言二國

和故不。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

國言平。摠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

辭耳。穀梁傳曰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眾辭善其與眾同。欲然則彼不稱

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起辭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

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歸也。**疏** 注潞赤至從告。正義曰狄有

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為種若中國之始

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

氏者。即以國名為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

之。潞氏甲氏皐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

內宰上春生種。種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林父尊。秦人伐晉。無。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札。**疏** 注稱殺至札字

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

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

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

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為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為王之

庶兄。故譜以為雜人。不知何王之子。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疏** 注公田至曰初。正義曰公羊

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稅始銳反。復扶又反。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

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樂小樂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樂。蠻貊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什

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畝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

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

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二十四

宣公

三

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畝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股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冬蠶生蠶子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冬蠶生

蠶子以冬

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蠶也

疏

注蠶子至成蠶。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蠶蜚蠊尹緡反劉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

郭之說是蠶為蠶子也上云秋蠶秋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饑

風雨不和

疏

注風雨至不豐。正義曰此年秋蠶知不為蠶而饑者春秋書蠶多矣有蠶五稼不豐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專為蠶故云風雨不和五穀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

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伯宗晉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

投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待洛反。川澤納汙

受汗濁。汗音鳥注同。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藪素口反。

疏川澤至藏疾。正義曰周禮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

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為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摠云納汗言其納汗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

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

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瑾瑜匿瑕。瑾其靳反瑜羊朱反匿女力反。**疏**注匿

瑕穢。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不言

瑜能掩蓋瑕也。國君舍垢。忍垢恥。垢古口反本或作詬音同。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君其惡不損大德之喻。為于偽反。君其

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日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解音蟹降戶江反。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

呼宋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音魯。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

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女音汝下注而女也同。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

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廢隊也。賈于敏反隊直類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死

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

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

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

申叔時僕

僕御也。

曰築室反

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進。

守手又反將子匠反道音導。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斃婢世反。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質音致。

疏

子反懼與之盟。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

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之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鄆舒路相。鄆芳忠反相息亮反。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三雋才

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雋音俊。

疏

注雋絕至者三。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蔑十人曰選倍選日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雋為絕

異之稱也有三雋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

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仲章路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

黨壘關縣有黎亭。者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

疏

不祀至五也。正義曰此五者從輕至重。祀雖為大

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者酒則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弃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為二事而并數為一者俱是為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

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

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也由用**疏**商紂由之故滅。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

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僞故滅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

生故文反正爲乏文**疏**天反至災生。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字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

爲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

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

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卽改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時以尊卑爲次更

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反時爲寒暑易節物

則其數無窮故摠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卽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

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雷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

夜明也星辰者葦亭寶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

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是言妖災皆遍天地共爲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

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病青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爲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物之類謂之

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

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爲稱唯青祥有外內之異耳大

旨皆是妖也。故文反正爲乏。正義曰許慎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

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爲乏

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

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

平曲梁縣也**疏**盡在狄矣。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爲亂則鄆舒奔衛

書癸卯從赴**疏**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潞國有何災何妖也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

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二十四 宣公 五

戴公及毛伯衛

王子捷即王札子

卒立召襄

襄召戴公之子

疏

卒立召襄。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

言之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晉地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

畧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王午十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也。顆苦果反

立黎侯而還

其地故晉復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雒音洛

獲杜回秦之力人

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武子魏犢顆之父。嬖必計反

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

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亢禦也。殉似俊反本或作必以殉治直吏反下治命同亢苦浪反

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

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而女也。躡陟吏反徐又丁四反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

以報

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士伯士貞子。瓜古

華反衍以善反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喪息浪

反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說音悅向音丈反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夫音扶

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

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

錫賜也詩大雅言文

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施式豉反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

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孚芳扶反不敬一本作而傲

天奪

之魄矣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人者殺越同傳。魄音白反。

疏

注心之至同傳。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初稅

年者殺越同傳。魄音白反。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

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

疏

初稅至財也。正義曰藉者借也民

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氏為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驗之知

十二而稅

自此始也。冬蠶生饑幸之也

蠶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疏

冬蠶生饑幸之也。正義曰幸

之者為幸蠶冬生不幸饑也而傳以饑連蠶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為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路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

稱人從告。吁況于反種章勇反并必政反一音如字。

夏成周宣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榭

本又作謝音同。

疏

注傳例至歇前。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

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閑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

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廟是也公羊以為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與其廟不毀與左氏異也。

秋郟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無傳。鄭音談。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之屬。鐸待洛反。

三月

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

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傳孤卿。黻音弗將子匠反大音泰注同。

疏

注代林至孤卿。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傳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禮命臣

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

其他服謂之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韞各從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大傳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傳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霸王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遠于萬反夫音扶兢居陵反本亦作矜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

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音彥夏成周宣榭火人人火之也凡火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凡火至曰災正義曰人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

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春秋天變多矣雅此言火耳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

室復亂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殺烝烝升也升殺於烝反武子

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疏注享當至其字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

房烝今乃殺烝故怪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疏

故怪而問之注享則至共儉正義曰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

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注體解至惠也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殺

○折之設反注同注體解至惠也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殺

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肱三肫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脇八短脇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脰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公當

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公謂諸侯

疏注公謂諸侯。正義曰五等諸侯總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

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飲即享禮也禮之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飲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飯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畧而為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武子歸

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傳再與文同盟

疏

注再與文同盟。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

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在是再同盟也

丁未蔡侯申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

無傳

蔡文公

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晉地也。斷直管反一音短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

於卒

傳例曰公母弟。於許乙反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徵召也欲為斷道會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

子登婦人笑於房

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跛波可反

疏

注跛而登階。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而東。復

不復度河而東。復

扶又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

之罪乃復命。廬音廬又力於反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眾也為成二年戰于鞏

傳音安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朝如字及斂孟高固逃歸聞郤克怒

故。斂徐音廉一音力漸反孟音于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卷音權一音居免反辭齊人晉人

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

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千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使所吏反注及下同歸言於晉侯曰夫

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逮音代或大計反汲音急舉言羣臣不

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禮不見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沮止也。沮在呂反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

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入。好呼報反為于僞反難乃且反以懷

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

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辭不當來之辭以信齊沮。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而又至有焉。正義曰晏桓子

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而恨齊今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

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焉於虔反拘九于反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復扶又反召文子曰燮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本又作鳩直是反或音居牛反非也解音蟹此訓見方言**疏**

法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政○冬公弟叔盱

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

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好呼報反**疏**

凡大至弟也○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母

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

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

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為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

子為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

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

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

母弟之例據例以與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

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

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也

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

逐其弟傳曰非罪非責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

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

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

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

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昔罕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

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為大夫者得以

君為尊案傳昔罕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得以為君為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

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二十四 宣公 八